

# 百年守望



颜德馨：  
一个人的中医史

珍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42593

K826.2

48



颜德馨：  
一个人的中医史

# 百年守望

刘珍  
著



K826.2  
48



北航

C17291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守望——颜德馨：一个人的中医史/刘珍著.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5

ISBN 978 - 7 - 5132 - 0299 - 2

I. ①百… II. ①刘… III. ①颜德馨 - 传记 IV. ①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51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廊坊市祥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32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0299 - 2

\*

定价 65.00 元  
网址 [www. cptcm. com](http://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 net/ qksd/](http://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 // e. weibo. com/ cptcm](http://e.weibo.com/cptcm)

百年守望



颜德馨先生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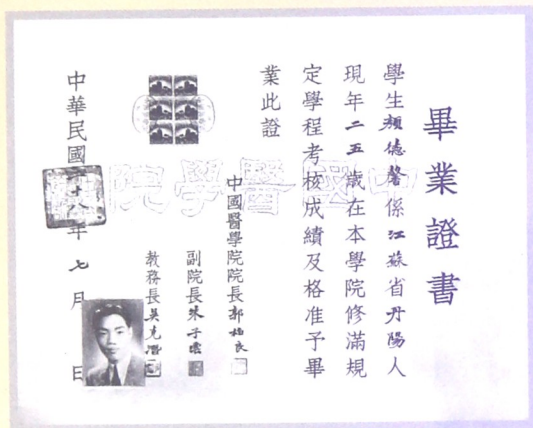
1930 年代 | 颜德馨  
(左二)与堂兄、父亲的朋友等同游杭州



1960 年代 | 颜氏全家福 (前排中为颜亦鲁夫妇, 后排左二、左一为颜德馨夫妇, 余为颜氏第三代7名子女)



1970 年代末 | 三代十全 (颜家出了十名医生: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刘庆云、颜亦鲁、颜德馨; 二排、三排左一为颜乾麟夫妇; 二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颜美琪、颜乾珍、颜新;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颜群、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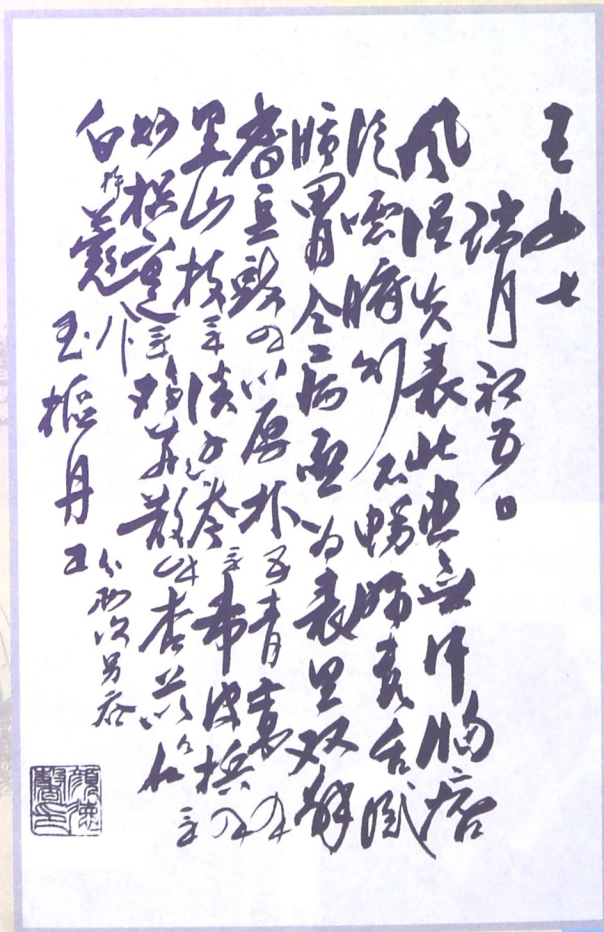


1939 年 | 颜德馨大学毕业证书

1980 年代 | 颜德馨为汪道涵把脉



1950 年代 | 颜德馨、刘庆云夫妇



1970 年代末 | 颜氏三代在南京傅厚岗家中研医学习

1990 年代 | 颜德馨处方手迹



1994 年 | 颜德馨访问  
台湾，与陈立夫先生切磋  
中医之道



2005 年 | 前排从左至  
右，颜新、颜德馨、吴  
仪、路志正、路洁



2008 年 | 第318次香山  
科学会议。颜德馨与卫生  
部陈竺部长（右）、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  
（左）热切交流



## 李 序

认识颜老之前，我就听过许多他的传奇故事，得知他是一位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的国医圣手。2010 年秋，我第一次拜访颜老，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他高大魁梧的身躯，炯炯有神的目光，如洪钟般的嗓音，爽朗开怀的笑容，儒雅飘逸的神采，无不放射出强烈的生命气场。让人不由得赞叹，生命可以如此茁壮、绚丽和长盛！

与颜老交谈，更为他的精神和情怀所折服。古人说：“上医医国。”颜老的人生，便是对这句话的完美诠释。他学富五车，既是中医学泰斗，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守卫者。此次收到为《百年守望》作序的邀请，作为晚辈和后学，深感惶恐，受宠若惊。这部《百年守望》不仅是颜老一生学医行医的记录，更是以颜老为代表的中医人在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备受磨难的大历史背景下，顽强地守卫和复兴我们文明之本的历史。

颜老祖籍山东，系孔子弟子颜回后裔。其父颜亦鲁是名噪江淮的一代名医。颜老出生于江苏丹阳，幼时即拜当地名儒习字诵经，12 岁开始学习中医学经典著作，并随父侍诊，深得言传身教。16 岁考进上海中国医学院，跟随沪上不同流派与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正是因为熟读经典、汇通诸家，颜老深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医药的伟大和神奇，一生对中医都有着执着的信仰。

颜老人生的起伏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中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道德观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医信奉天人合一，突出整体观念，重视辨证施治，依靠道德自律。在人和物、医和药的关系上，信奉以人为本，调动人体自身的生理机能和免疫力。这不仅是中医的哲学，也是中国人治国理政、为人处世的哲学。进入近代，中医同整个中华文化一样，遇到空前危机。中国知识界片面接受了西方科学思维，认为分析论、

还原论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完全否定东方文化系统，中医也被指责为“伪科学”。

面对艰难处境，以颜老为代表的一代中医人，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慨然为传承五千年的中医药血脉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卓然自立，坚守中医阵地。这一守就是近百年，无论时代变迁、社会变化，还是个人荣辱，颜老的一生，对中医的挚爱和责任，悬壶济世的理想，从未改变。他师古而不泥古，推进中医继承创新。经过数十年丰富的临床实践，气血学说已经成为他临证的主要思路，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发展了气血学说，创立“衡法”，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我熟悉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原来体弱多病，自从吃了颜老开的膏方后，身体日益硬朗，年过八旬仍精神矍铄。

对于如何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把中医发扬光大，颜老一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现代医疗卫生制度，是在西方科学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其制度设计、激励机制、评价体系主要是以西方医学为基础的，这是中医发展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西医，中医对医生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更强调治疗的整体性、连续性，比西医更难标准化，外部管理和监督的难度很大。针对这些特点，颜老在从事中医药研究和担任管理职务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努力。他强调在疑难杂症攻关中发挥中医的作用，让实践推动中医发展。他把培养中医学学术带头人作为责无旁贷的历史性任务，保障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他筹划建立了中医药基金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中医药事业中。他探索改革中医的考评制度，引导中医药发展走向正确方向。他十分重视医德医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大医精诚的风范。

百年守望，中医终于迎来了新的大时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是越来越明显，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的模式难以为继。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过于重视微观基础和实验，忽视人的整体性，过于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自身的免疫力；结果是医疗分工日益细密，费用不断上升，但对健康的改善作用越来越小。过度竞争的发展方式，对资源和生态的破坏，也潜在地威胁着人类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系统辩证的哲学思维、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优势愈加凸显。与强调与自然、与疾病对抗的西方医学模式不同，中医从整体功能和运动变化角度来把握生命的规律和疾病的演变，追求阴阳平衡、协调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关系，协调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达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这是颜老孜孜以求的境界。长期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孜孜不倦的人类世界，有望从更高的高度认识发展的目的，反思发展的道路。

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医改也正朝着颜老追求的方向努力。全球面临的医改难题是医学模式的危机。一个国家的医学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反映，中医和中国文化的优势是我国医改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医改的最大亮点。新医改正推动医学模式从以病为本、除恶务尽、推高成本、损害健康的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预防为主、节约成本、促进健康的新模式，在传统智慧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探索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中国模式。

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够读出颜老的坚持，也能读出他的遗憾。颜老这一代人，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医保存下了火种和基因，如何把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则是压在我们后人肩头更重的责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医的复兴同中华民族的复兴一样，需要一代代新人的奋斗牺牲，需要对现有发展模式的全面反思，需要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今年的早春，我漫步在丹阳的大街小巷，寻觅颜老足迹，北草巷已面目全非，乔家巷已不复存在，江南小城也无法抵御现代化高楼大厦的来临。但接临北草巷的鸣凤小学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仍清晰可闻，八十多年前颜老在那里读书，半世纪前，我也在那里读书，今天又有无数晚辈后生在朗诵经典，中华文化就这样融入我们的血液，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那些和颜老一起，守望百年的眼睛和心灵，终有轻灵活水源滋而下，不可断绝，而得慰藉。

李玲<sup>①</sup>

2013年8月

---

<sup>①</sup> 李玲：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



## 颜 序

我的家乡江苏丹阳是一个中医之乡，毗邻的常州武进更是著名的孟河医派诞生地。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开业中医，同时他也为刚刚出生的我选定了从医的人生道路。从 1920 年到现在，长达九十多年的光阴里，我浸润在千年中医的书香和药香里，耳濡目染，孜孜问道，也结识了很多杰出的中医同道。我亲眼所见、亲手所为，中医中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减缓了许多病患的痛苦。

我想，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国医节——我们中医人的节日。

1929 年 3 月 17 日，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卫生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中医）案”，全国 17 个省市、47 多个社会团体、281 名代表云集上海，随后推举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位中医界人士组成请愿团，赴南京陈情请愿。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中医学界人士将 3 月 17 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节日。

但是这个节日并没有赐予中医吉运。水深火热的 20 世纪 30 ~ 40 年代，中医依然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境地，它前途未卜，生死难料。而我的父亲出于对中医的了解与热爱，仍然苦心竭力让我接受了成为一名中医必备的基础教育。

1936 年我来到上海，考进由中医界有识之士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章次公等人自办的中国医学院。1937 年，“八·一三”的炮火，摧毁了我们的新校，在民族危亡、中医危亡的双重打击之下，却催生了更加强烈的自强济世之志。

毕业后在乱世的上海，我一个人打天下，靠做医生为生。那时候行医很艰难，求诊也很困难，我们全班四十余名毕业生，最后从医的只有三四个。为了提高医技，我经常熬夜，多看书，多揣摩，多请教师长。为了多看病人，我曾经设法进入西医医院为病人脉诊，被洋医生认出来，讥为“末代中医”，这样的羞辱，没齿难忘。

1946年，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一次中医考试，全称为“三十五年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此次考卷之多，实为其他各科考试所未有。后来全国及格人员仅362名。四万万同胞，只有这区区三百余名中医师可以合法执业，为他们服务。

随即，全国的中医药学校被勒令停办，中医的前途就是等待这362位中医师消失后，自然灭亡。

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改行易辙。和父亲的信念一样：因为中医对老百姓是有用的，我坚信它不会灭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新生。我于1956年调入国有医院，从此开始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医院体系中的中医执业生涯。凡有大小杂病，必要望闻问切，寻根究本，力求对症下药；又医疗、科研、行政任务一肩挑，把中医科做成了上海铁路医院最有名的科室，直到后来成立铁道部铁路中医技术中心，继而创立衡法理论，到国际传统医学大会上宣读论文，与全球的中医同道切磋学术。

我看病很慢，喜欢探索，人家看不好的病，我总不服气，一定想方设法“抢”到病人，转到中医科，坚持用中医药治疗。我打过很多硬仗，很多疑难杂症都被我拿下，有些顽症，即使不能治好，我也会有精密的分析，告诉病家这病的来龙去脉，并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中医是善术，妙手仁心、大医精诚是祖宗留下的训诫，不可忘记。

以中医行世，要得到承认，真真不容易。坚持，勇于前进，勇于承担一切责任，什么事情都敢走在前面。有病人，就要“抢”过来用中医方法治疗；有杂志，就要写稿；有科研任务，就去接。做事情，不是为别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为中医做。

同行中，有很多改行的，也有很多变成西医的。我忠于中医，没有西化，没有去打针，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越是苦，越是坚持，越是能得到锻炼。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国破家亡，经历过战争和内乱，经历过反右整风运动和十年浩劫，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变故，各种各样的人情，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大家庭，由家而国而中医，多少苦，从来不提。

中医给我快乐。

我很怀念南京傅厚岗1号。父亲在1956年调往南京后，一直住在城北中央路上的傅厚岗1号。中央路是鼓楼附近的一条小路，非常幽静，通往山坡的路两旁都是依地势建造的别墅，傅厚岗35号就曾是李宗仁的官邸。傅厚岗1号也曾是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屋内木门、木窗、木地板，我们和另外一户人家各住一层楼，冬暖夏凉，感觉很舒适。

那时候，傅厚岗一带是许多南京市名人、文化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傅抱石就住在前面的一栋独立小楼中，据说是他卖了80幅画而买下的。有一次，我到南京去探望父母，爸爸跟我说：“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傅伯伯。”就这样我们相识了，跟着傅伯伯，我看了很多名家作品。

中医界有很多人是诗书画俱佳。我的老师程门雪、秦伯未等就是其中翘楚。中国书画怡情、养心，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健康疗疾手段之一。

林散之，我认为是中国怀素和尚之后狂草第一人，当然，中间有个张旭。我和林散之先生结为忘年交，我请他吃饭，他教我写字，叫我先练魏碑，再练习颜体，他当时耳朵聋了，我们就用笔来交谈。

中医界的老前辈也经常聚会，或是到汤山温泉洗澡，或是到栖霞山看枫叶染红，有时候还一起吃饭。马培之的重孙马泽人也在，他的儿子又成为我爸爸的学生。当时我爸爸有粮票，他都攒下来，等我去了，就请大家一起去南京最有名的马祥兴饭店吃饭，这个饭店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匾额。

这是一生难忘的闲适时光，也是中医人最适宜的生态环境。

但是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光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我斗了一辈子——与疾病斗、与西医斗、与要把中医灭亡的无形的有形的阻碍斗争。我一直梦想，中医有一天能真正扬眉吐气，能真正获得社会的尊重，能让中医按照中医本来的样子去治病救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守望了一辈子。但我看到的是，真正合格的中医越来越少了，假中医大行其道，他们不仅没能完全掌握中医看病的方法，甚至改变了中医看病的方法。

这是真正让人忧虑的。而社会上很多人对中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正因为不了解，被误解，中医被一些人所排斥，这是我们的悲哀。

中医是古代君子六艺之外的一艺，与历法、农事、建筑、戏曲、武术、军事等共享同样的哲学本源，她教人养身、养心、养神，与天地和谐共处，扶正祛邪致中和。我即便学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还是要看看医书，每每还有更深的理解。

现代医学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并不排斥，但是作为中医，必须确保中医的主体地位不能丢，必须确保用中医的思维来看病，我们应该把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拓展中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现代中医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但是我最珍视的一个评价是：颜德馨是一个好医生。无论什么样的病人来找我，我总是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经常有几十年前的老病人辗转找到我说，我的病是你看好的，我来看看你，谢谢你。叫我感动。

我想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一定要有热爱人民的一颗心，人民最后才会记得你。

颜德馨

2013年8月



## 自序

### ——我们感冒了怎么办？

2009年，从年头到年尾，我在不停地感冒。这种感冒已经不是多年前，靠自己力量就能抵抗过去、有着非常清楚的演进路径、大约一周左右就能自愈的那种感冒。

这种感冒起病急，没有任何征兆，一上来，就是咽喉肿痛、发热、头痛、咳嗽、乏力，必须上医院。但是从没有医生能跟我解释一下，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就是查血。白细胞高了，说明有炎症，医生们会开出一堆至少三种以上的感冒药，我从来不会得到解释，这些药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会根据自己道听途说的一点医学知识对医生小心翼翼地建议：“可不可以不用抗生素啊？”一般得到的答复是一句言简意赅的不耐烦：“如果炎症退不下来你就自己负责吧！”

有一次感冒引发急性咽炎，医生判断我必须输液。当时是夏天，“庞大”的输液室里满满当当都是“挂水”的人，去晚了，还没有座位，非常震撼。

当我被输入了三天头孢类的液体之后，头疼咽痛发热症状是消失了，但是能明显感到身体也变虚弱了。

果然，过了不久，我又被新一轮的感冒击中。这一次感冒，又增加了另外一种讨厌的症状：干咳。又是头孢三天，加其他多种止咳西药，无效；后来，我转到某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看完查血化验单，给我开了正柴胡冲剂两盒，复方甘草合剂一盒，日夜百服宁一盒。同样，药过而咳依旧。

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去看了颜老的儿子，上海十院中医科颜乾麟主任的门诊。对于感冒这样的小毛病，我确实觉得不好意思。

思惊动颜老。我甚至还想到了，中医能看感冒吗？大概只能做做慢性病的调理吧。

颜乾麟医生给我把脉、看舌苔，问了寒热温凉、饮食起居，最后给我开了七天的汤剂。他说，按照中医传统的治疗方法，应该一天一诊，甚至是随变随诊，按照病情变化随时调整药方的。但是中医已被纳入现代医疗制度，同时大众生活节奏加快，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这应是我生平头一次接受原汁原味的中医治疗：使用中医方法的病情收集与诊断、中医学术语写就的病历、配伍完整精到的中草药。非常惭愧的是，我甚至连熬中药的基本规矩都不懂，包煎、先煎、后下等一些名词，都是现问现查现用。

一周后，令人恐惧的咳嗽以及感冒痊愈。

2009年11月，正是“甲流”在全球肆虐，我又感冒了，所有症状都与“甲流”类似，心中惶惶。这一次我直接找到颜乾麟医生门诊，他给我开了麻杏石甘汤，笑说这是1800年前的汉朝医生张仲景的方子，无论是“甲流”还是“乙流”，包管有用。三天后，所有症状消失。

而且，还便宜。之前看一次感冒，从检查到药费，花费数百元是正常的，而拎一包可以喝七天的中草药回家，不过几十元。

头疼脑热，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当这样的小毛病越来越频繁地侵扰我们的身体，而且程度愈演愈烈，传染性越来越强的时候，力求迅速解决感冒问题，确实已经不是一个矫情的话题。我开始留意中医、西医关于感冒的医学解释。

2009年3月17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击退感冒？没有简单答案》。其中写到：

研究人员认为我们所经历的严重感冒症状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身体免疫系统为帮助去除感染而出现的化学物质分泌过度。其中，一种叫舒缓激肽（bradykinin）的重要化学物质能够刺激鼻黏膜产生鼻涕，刺激喉咙的神经末梢出现痛感。舒缓激肽还会引发炎症，导致鼻腔的血管膨胀，引起鼻塞。而白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cytokine）会导致发烧、头疼、肌肉酸痛以及食欲不振。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Center）的内科专

家、鼻病毒项目资深研究员李吉特（Stephen B. Liggett）说，为什么一些病毒会引发讨厌的免疫反应，而其他病毒则没有这些症状，这个问题仍是个未解之谜——可能涉及病毒和患者的基因，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此外，还有睡眠时间、维生素 D 不足、压力、受凉等因素也是致病因子。

美国威尔士加迪夫大学感冒研究中心（Cardiff University in Wales Common Cold Centre）的主任艾科尔斯（Ronald Eccles）说，研究人员已经对所有 99 种已知鼻病毒的基因组完成了排序。不过这个事实并不能对发病的鼻子带来什么帮助。因为即便制药商有朝一日能发明出针对这些病毒共同弱点的抗生素，还是会有很多不相干的病毒可以引发我们感冒时的症状。目前治疗感冒最有效的方法如用扑热息痛等解热镇痛药、热饮以及用鼻塞喷剂，都只能缓解症状，但没有证据显示治疗感冒症状会影响恢复时间，所以无论你采取什么疗法，感冒痊愈都需要 5 到 10 天时间。

而在《颜德馨医话》中，有一篇是专门讲感冒的：

感冒之名，见于北宋《仁斋直指方·诸风》中，然类似感冒之描述，在《素问》中即有，如云：“风邪百病之始也……内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迨至清代温热病学说之兴起，不少医家认识到本病与感受时行之气有关，如《类证治裁》提出“时行感冒”之名。然治疗总不外乎祛风解表之法。

风邪虽为六淫之首，但在不同季节，往往夹四时不正之气而入侵。春季之温、夏季之暑、秋季之燥、冬季之寒和梅雨之湿，固是自然界之变化，但在四时之中，又有气候失常之时，如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即所谓“非其时而有其气”，均能入侵人体而致感。正如《诸病源候论》云：“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另又有感受“疫气”者，则高热、口渴，阵阵剧咳，甚则呼吸困难、紫绀、咯血、舌红、脉数，更不可以作“伤风”治。故曰：四时感冒务明时气疫气。

治疗四时感冒，首辨寒热虚实，总不忘时气疫气，故喜用清热解毒，但常灵活变通。

故若风寒遏表，症见高热无汗、形寒、头痛、鼻塞流涕等，则用宣肺开泄